

《呐喊》、《彷徨》中“路”的意象建构 及生成内在原因探寻

申长崴

(鸡西大学 团委办公室, 黑龙江 鸡西 158100)

摘要: 本文以《呐喊》、《彷徨》中“路”的意象群为背景, 在界定了“意象”内涵的基础上, 梳理了“路”的类型并对其作了意象诠释; 阐释了“路”在作品中的多重表达与建构; 在理解“路”意象深层文化意蕴前提下, 探寻了其意象生成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 《呐喊》; 《彷徨》; 意象建构; 生成原因; 探询

中图分类号: I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27X (2008)05-0048-03

在小说《呐喊》、《彷徨》中, 鲁迅以其多元的主题书写、丰富的意象建构、厚重的意蕴积淀和创新的技巧运用引领中国小说进入全新之境。在广阔的文化语境中, “找出作家独特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包括范畴); 然后, 对单位意象、单位观念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开掘, 揭示其内在的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美学的内涵, 挖掘出其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多种因子, 以达到对作家与古今中外广大世界息息相通的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具体把握”^{[1][11~12]}, 对我们研究鲁迅有着启示性和指导性意义, 本文即以钱理群先生上述观点为切入, 探寻《呐喊》、《彷徨》中“路”的意象建构及其生成内在原因。

一、“路”的意象诠释与建构

(一)“意象”概念的界定

中西方文论中皆有“意象”一词, 含义不一而足。中国古代《周易·系辞》中即有“子曰: 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 然则圣人之意, 其不可见乎? 子曰: 圣人立象以尽意”之记载。“象”原指卦象, “立象”可以“尽意”, “言”不可尽之“意”, “象”可使之。东汉王充《论衡·乱龙篇》有云“礼贵意象, 示义取名也”。而作为文学专业术语, “意象”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独照之匠, 窥意象而运斤”, 这里的内心意象是指一种艺术构思的心

中之象。整体看, 意象和神思、情志、言辞等关系密切, 可谓“意受于思, 言授于意。”此后, 司空图在《诗品·缜密》、陆时雍在《诗镜总论》、陆游在《剑南诗稿》中皆有对“意象”的表述。

及至现代, 袁行霈、艾青、余光中、朱光潜、谢冕等人也相应提出过各自的见解, 其中袁行霈先生总结出“表意之象”、“意中之象”、“近于意境”、“近于艺术形象”四种古代意象, 他认为“意象是融入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 或者是借助客观事物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感”^[2], 统揽我国意象论的精髓, 可以阐述为“象生于意”, “意可表象”, “意象”达“至理”, “意象”至“境意”。

西方的康德、艾略特、韦勒克、乔依斯、庞德等人也就“意象”这一概念作过阐述, 但标准和指意皆有不同。就本文所指称“意象”而言, 应具有以下要素: 首先是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并具有象征性、暗示性、多义性特征, 其次是能自在、自为地形成作品中多元含义, 从而体现作者情感。

(二)“路”意象的多重表达与建构

朝鲜作家申彦俊回忆曾采访鲁迅, 问及“人生观和世界观”时, 鲁迅答曰“我认为, 人生就像走路一样, 一步又一步, 一边前进一边架桥筑路。”^[3]将人生与路作比的鲁迅在《呐喊》、《彷徨》中, 以其对社会人生的深刻体悟和把握建构起了“路”的意象系统。

1. 隔膜之路。“路”是什么? “路”原本是很强的个人性的, 世界上的“路”有千千万万, 每个人要依照自己的意愿和目标而选择不同的路”, “在他的作品里, ‘路’的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时间的问题”^[4]。然而, 在这其中, “隔膜”显然是生命不能承受之痛。《故乡》中, 儿时亲密无间的闰土一声分明的“老爷”, 已然显示出二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隔膜壁障。《药》中“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 本是一块官地; 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 是贪走便道的人, 用鞋底造成的, 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 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 右边是穷人的丛冢”, 一条细路断然区分着两个世界, 俨然一道隔膜屏障, 革命者救国救民的理想无法变成开启民智的良药、革命者淋漓的鲜血也无法变成救命的良药, 是故肺病少年小栓和革命志士夏瑜之间生前是隔膜的, 死后依然。《伤逝》里子君和涓生因没有“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的爱情而隔膜渐多, 即使“生活的路还很多”, 可是涓生依然觉得“这样也还是不行的”。再如《头发的故事》中剪了辫子的N先生走在路上时, 一“路”上都是对他笑骂的声音。相较于他者之间的隔膜而言,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显然是自我隔膜的代表, 激情的顿消、生计的压力使得这位敢于拔神相胡子的热血青年逐渐从“ABCD”转向“子曰诗云”, 开始了“蜂子或蝇子”原地转圈的生活。

2. 希望之路。《彷徨》扉页引用了屈原《离骚》中的诗句“朝发轫于苍梧兮, 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 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 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充满求索的希望之路在鲁迅笔下时常出现, 总是给人以力量。《故乡》结尾处写到: “我躺着, 听船底潺潺的流水, 知道我在走我的路,”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 从实指的道路到抽象的人生之路, 鲁迅表达了一种对新生、希望的诉求。涓生“我活着, 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 虽有些许感伤、无力, 但毕竟希望满怀。正如学者王乾坤所说, 鲁迅的世界里“走就是一切, 大家都走起来, 路在其中, 希望亦在其中。希望与安慰就在这行之过程中, 在行本身, 而不在行的结果”^{[5]208}。

尽管鲁迅一生都处在怀疑的批判思辨中, 但究其根本, 他对生命之路还是充满希望的。他在《热风·随感录(六十六)》中提到,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 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 什么都阻止他不得”。“什么是路? 就是从没路的地方

开辟出来的”。“从前早有路了, 以后也该永远有路”。在求索希望之路的过程中, 鲁迅的毅然、决然, 一如《华盖集·北京通信》中提到的“我自己, 是什么也不怕的, 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 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 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

3. 死亡之路。自诩投降革命的阿Q最终被游了好久的街, 在众人的嘲笑之中, 画上了人生“大团圆”的句号; 满口“之乎者也、君子固穷”的孔乙己潦倒一生, 最后“大约的确死了”; 寄求生之望于人血馒头的小栓僵卧于“层层叠叠”的坟墓之中; 屡试屡败的陈士成被“倒塌了的糖塔一般的前程”“阻住了他的一切路,” 变成浮尸一个; 宣称“我是我自己的”的子君“负着虚空的重担, 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 而这路的尽头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怀有“我还得活几天”想法的魏连受在“新的冷眼和恶心, 新的失眠和吐血”中变为安静的死尸; 试图守节、再试图捐门槛赎罪的祥林嫂在喜庆祝福中孑然死去。以上人物的脚下, “路”没有延伸, “死亡”成了他们解脱困厄的“最佳选择”。

鲁迅的“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 “梦醒了无路可走”都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同时他异常深刻地揭示了“死亡”的社会原因, 更见其对生之意义的追问。在对待“死亡之路”亦或“穷途末路”的态度上, 鲁迅坚持“走”这一无法之法, 正如王乾坤语“用‘穷途’形容人生的状态时, 那么向无路的地方‘跨进去’就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当他在人生的歧路上, 不向任何人问路, 只是向前走的时候, 他就进入了一条经验生活中没有的、光明的无路之路”^{[5]290}。

二、“路”意象生成的内在原因

如前文所言, 鲁迅将人生比作道路, 他是“我国历代知识分子中一个伟大的寻路者, 他的小说也可以看作是这个伟大的寻路者的坚实的足迹”^[6]。不论是“歧路”还是“通途”, 鲁迅皆是“一步又一步, 一边前进一边架桥铺路”, 概括而言, 可将“路”意象生成的内在原因作如下表述。

(一) 探路者之孤独

孤独是一种自明性的存在状况, 是人存在的感受标志。一系列“孤独者”形象正是鲁迅在“寂寞新文苑”上“荷戟独彷徨”的内心折射。以“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为目的的鲁迅在学习新文化之初就是孤独与不被理解的, 例如他在《呐喊·自

序》中说过,“那时候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

他身上有狂人式的被孤立、夏瑜式的被误解、N先生式的被嘲笑、吕纬甫式的被消磨、魏连殳式的被排异。身处万难打破的“铁屋子”之中,鲁迅一度怀疑过,他的孤独感、焦虑感主要来自他那超前的、清醒的思想观念 and 不被愚昧、落后的社会群体所接受、理解的痛苦现实。他的“怀疑主义精神,他的个性主义思想中的绝望、孤独、强烈的荒谬感和自嘲意识”^[1]³⁰⁹使得他总是不断自我怀疑、自我超越、自我鞭策,同时积极探寻希望之路。

(二) 行路者之斗志

“反抗绝望”是鲁迅的一种人生态度,是他面对人生之路上诸多困厄的应对策略和自觉选择。在给赵其文的信中鲁迅说过,“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从中亦可见,“反抗绝望”已成了鲁迅的一种生命哲学。这种哲学并非只对个体生命起作用,同时也是鲁迅对普遍存在的人生状态的考量与思索。

鲁迅曾两次引用裴多菲的诗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是以他的笔触总是毫无掩饰地展示绝望、毫不留情地揭出病根、勇往直前地面对虚妄和谎言、积极主动地抗拒绝望。例如《在酒楼上》中“我”对绝望的反抗是从对吕纬甫人生道路的思考 and 否定中表现出的,“我”对绝望的超越是从“我”迎向寒风和雪片毅然大步“走”的行动上表现的。

可以说,“绝望”和“希望”在鲁迅的思想中互相对立又互相转化,正如汪晖所说,“他否定了希望,但也否定了绝望;他相信历史的进步,又相信历史的‘循环’;他献身于民族的解放,又诅咒这样的民族的灭亡;他无情地否定了旧生活的批判者——‘自我’”^[7]。正是因为持有这种真实的怀疑之心,鲁迅才冷静地审视自我和世界,“反抗绝望”也就是鲁迅对自我和世界的双重态度 and 理解。基于此,鲁迅敢于自剖、敢于解剖他人,并且在“反抗绝望”的过程中把读者引向反抗、创造之途。

(三) 开路者之责任

我们完全可以称鲁迅是一位执着的开路者,他在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革命大潮中总是先行实践。立足社会现实,鲁迅放弃了医学救国之路,换之以

文艺之路,期望开启民心。在打破铁屋子的努力中,他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情志将文学之路和人生之路完美结合。《呐喊》、《彷徨》中的每篇小说都是他执着开路的心血结晶。

在《坟·论睁了眼看》中,鲁迅谈到,“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了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强烈的责任感促使鲁迅必须站出来,在“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现实中将国人引向生之路。可以说,对国民“灵魂中的血腥气息、沉重的奴隶意识,愚昧、迷信和心理定势的混乱、巧滑”^[8]的揭露和批判是鲁迅开路过程中首先要奠基的基石。鲁迅对于生命的理解和人生的态度在于把握当下,一路走去,若无路可寻或歧路过多,他便“一边前进一边架桥筑路”。

总之,在《呐喊》、《彷徨》中,鲁迅表达了对“路”这一重要命题的思考和探寻。不论是在铁屋子里呐喊,还是在途中追寻,他都以反抗绝望、奋然前行的姿态体现出忧患意识、拯救意识和改革意识。从这个层面上说,探寻“路”的涵义正是对鲁迅在现实精神文化生活中的意义进行观照,“路”意象研究是开启鲁迅小说世界的一扇窗,有助于我们继续探寻鲁迅作品的现代启示。

参考文献:

- [1] 钱理群. 心灵的探寻[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2] 袁行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3] 申彦俊. 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J]. 鲁迅研究月刊, 1998(9).
- [4] 王富仁, 赵卓. 突破盲点——世纪末社会思潮与鲁迅[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118.
- [5] 王乾坤. 鲁迅的生命哲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208.
- [6] 杨义. 鲁迅作品综论[M]. 杨义. 杨义文存: 第五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369.
- [7] 汪晖.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31.
- [8] 胡尹强. 破毁铁屋子的希望——《呐喊》、《彷徨》新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56.

(责任编辑: 叶景林)